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7/PV.12
2 October 1992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嗣后：切廷先生 (副主席) (土耳其)

- 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理事会主席阿纳托利伊斯·戈尔布诺夫斯先生讲话
-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西斯托·杜兰·巴连先生讲话
- 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爱德华·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莫拉夫奇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穆萨先生 (埃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MJ

上午10点40分开会

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伊斯·戈尔布诺夫斯先生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聆听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伊斯·戈尔布诺夫斯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伊斯·戈尔布诺夫斯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戈尔布诺夫斯主席(以拉脱维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请接受拉脱维亚就你当选第四十七届大会主席所表示的祝贺。拉脱维亚人民祝你领导大会工作取得成功。

拉脱维亚愿意对那些刚刚加入联合国的国家表示敬意并期待着与它们进行合作。

拉脱维亚共和国在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支持下恢复其独立已有一年之久。过去的一年是以恢复我国各种机构为特征的。恢复独立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我们从中汲取了很多教训。我们自身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使这一转变过程更加有效。

成为民主的、自由市场国家一直是独立的拉脱维亚的目标,它没有改变。拉脱维亚同时在两个尖锐的而又不可避免的问题之间找到一种最佳解决方案的努力也没有改变:由于非法占领所带来的平反昭雪问题和捍卫拉脱维亚所有公民之权利问题。

大多数国家从来没有承认对拉脱维亚的吞并。这对恢复我们的独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直到今天才开始完全懂得我们所面临局面的复杂性。我们独立的稳定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殖民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能否得到客观的估价以及如何将其消除。

恐怕可以说,在最近这个时期,巴尔干各国恢复独立对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极为重要。今天,国际上对吞并之结果作出的估价也至关重要。以一种带缺陷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会使这种结果合法化,并可能使拉脱维亚的政治局势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我现在请诸位代表公正地对拉脱维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被苏联帝国非法合并所造成的后果作一基本的了解。

外国军队至今仍驻扎在拉脱维亚领土上。更有甚者,拉脱维亚政府无权对这些部队进行监督。这支部队缺乏管理,那种有时是混乱的退役方式以及他们与拉脱维亚经济企业和民政机构那种随意和秘密溶合,造成了一种无人管制的包括向国际市场进行武器转让的危险。

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象拉脱维亚一样具有如此多的现役或退役军事人员,这是同每个平民相比的。我们这小国还必须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在撤出拉脱维亚时提供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但与此同时,于1941年和1949年曾被大规模押送到西伯利亚的拉脱维亚人在其自己的国土上却仍然找不到住房。那些由于前占领政权的压迫而投向西方的拉脱维亚人现在想回到其故土,但也无法找到住房。

这个强大的邻国还试图决定我国的政治基础--其公民主体的组成。

我们对俄罗斯联邦遵循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赫尔辛基文件(1992)表示欢迎。特别是在该文件第15段中,各缔约国作出承诺以结束“在无需其赞同的情况下在波罗的海各国领土上驻扎的外国武装力量。”(A/47/364,附件,第15段)对我们来说,我们证实拉脱维亚愿意看到在我们与俄罗斯联邦的谈判中该段所表示出的承诺得到兑现。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俄罗斯方面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兴趣。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联邦议会已经表示,一项已经签订的有关从立陶宛撤军的协议应予以宣告无效。在同拉脱维亚的谈判过程中,俄罗斯代表团的立场变化无常,这包括已经达成一致的事宜。

所以，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一道要求将外国军队全部撤离的问题包括在第四十七届大会议程之中。拉脱维亚还请安理会向与俄罗斯联邦进行的谈判派出观察员并期望得到另一方的赞同。

除在拉脱维亚的外国军事力量这一严重问题以外，对拉脱维亚进行兼并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由于被迫的人口迁徙和苏联的殖民政策所导致的人口情况的危险变更。

在过去的50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原有人口被减少到近乎少数民族的程度，其原因则是由于两个罪恶政权——共产党和纳粹——的占领期间所出现的移民和原有人口的大量外流。拉脱维亚现在必须花费大量精力来保留其语言，这一拉脱维亚文化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个事实也变得日益清楚。我们不能只利用现存的模式和方案解决我们的内部问题。我国独特的人口形势要求我们解决与移民有关的国籍问题，即一方面要创造稳定的环境以保留我们的民族特征；另一方面，在保留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同时给移民提供一切机会使其溶合到拉脱维亚社会中去。

当然，拉脱维亚还有兴趣扩大其公民的人数，但并不欢迎前苏联军队的复员官兵们。因为这些人甚至现在仍不承认拉脱维亚的独立。前苏联军队也正在从其他一些国家撤出，但这些国家准许他们获得公民权的可能性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

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辩论倾向于拉脱维亚议会通过一项国籍法，从而确定获得国籍的主要标准应为10年的居住期以及对拉脱维亚语的基本知识。此法律一旦被公民投票通过，便产生法律效力。目前，拉脱维亚的所有永久居民正在接受登记，并有机会作出如下之自由选择：或者声明成为拉脱维亚公民的意愿，或者保留其出生地所在国的国籍。此外，拉脱维亚法律还根据国际惯例保证每个人的人权，尽管这种权利通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公民权混淆起来。

拉脱维亚的一些政治力量还要求实行非殖民化政策。在20世纪的欧洲，殖民化的国家这一概念显得有些奇怪。然而，对长达50年的兼并所提供的实证进行考察不

难看出,这一提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谈到非殖民化,我们决不是说所有移民都必须或将要离开拉脱维亚。但是,我国的内部局势则要求有谁必须离开拉脱维亚这一重要问题上必须保持明朗。首先,前苏联军队必须离开。其次,所有那些认为一个独立的拉脱维亚的存在是不能接受的外国公民也必须离开。第三,那些只希望生活在一个单一种族群体成员当中的人,不论是俄罗斯或是其他地方,可自行离开。然而,大多数移民将留在拉脱维亚,我们希望他们溶入我们的社会。

GE

关于在拉脱维亚保护人权,我们愿意学习在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看到的榜样:当地人民即拉脱维亚人,应该象其他国家类似的群体那样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应该享有文化自治,包括使用和发展他们的语言的机会。

我们拒绝俄罗斯联邦在此提出的指控,说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拉脱维亚受到侵犯。我们准备让人权委员会的专家检查我们的人权情况。

我们正在把我们的希望与已经走过非殖化道路的国家们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我们期待从这些国家得到理解和支持。为许多这样的国家带来好结果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吸引力,并可被我们所利用。

世界形势,特别是欧洲形势,正在发生质量上的变化。过去,世界秩序由大国说了算——或者更确切地讲,由大国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说了算。不管好坏,这种体系发挥了作用,既便是通过相互恐惧而不是相互信任发挥作用。

旧的世界秩序的明确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相互矛盾或推迟的行动并非加强稳定的最好手段。国际上推迟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承认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这种拖延的悲剧性后果。

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不同性质的问题,与国家统一以及与被分裂的国家的各主权部分在国际社会中的代表权有关的问题。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是由历史潮流造就的。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忽视这一事实是不公平的。国际经验不是证明一个国家的两个

主权部分参加国际社会为双方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一个机会吗？

联合国必须既注意大国的问题也注意小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小国的安全应该是本组织关心的中心，因为现今小国与它们的更大的邻国之间还没有取得力量均衡或就各项目标取得一致意见。

我认为，在讨论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必须铭记还有一些既不大也不小的国家。一个国家有多伟大要看它的意志多大。但是，即使不是同样的强大，大国和小国都可以同样的自由。

我们对于联合国寄予很大的希望。

拉脱维亚高度重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文件，特别是“21世纪议程”。因此，我们重申我们首先在里约热内卢提出来的建议，即在拉脱维亚召开一次关于“为环境而裁军”议题的会议。我们要求联合国和所有国家支持这一建议。

拉脱维亚感谢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得到的支持。一位联合国开发署的代表住在里加并帮助拉脱维亚政府制订关于技术援助的项目。

从尊重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支付能力的角度看，对拉脱维亚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是决定拉脱维亚对经常预算的捐款分摊率，这个比率反过来将决定我们对联合国系统的总捐款。尊重我们的主权就需要根据拉脱维亚自己接受的数据而不是根据前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决定分摊额，尤其因为拉脱维亚不认为也永远没有认为过它是前苏联的权力和义务的继承者。

拉脱维亚毫不含糊地支持在安全理事会第一次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声明，请秘书长研究使联合国预防外交、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的能力得到加强和更为有效的办法。我们支持将减少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对我们自己的主权的威胁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邻国内部不稳定的情况下，小国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拉脱维亚将支持授权秘书长不仅使用外交而且使用武力对付侵略。当然，有必要建立和批准执行这种权力的法律基础和机制。

我们将永远对我国遵守联合国的法律标准和原则负责。假如我们未能履行我们

的职责,我们将不会以自己政治经验有限或以我们的经济困难来为自己辩解,我们希望任何国家都不利用它的大小或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无视联合国标准的借口。

拉脱维亚高度重视“和平议程”报告,这份鼓舞人心的报告的作者就是秘书长。拉脱维亚希望,联合国对撤离外国军队的正当要求的支持将证明世界舆论的诚意,并成为一个预防性外交的好例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理事会主席刚才作了发言。

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理事会主席阿纳托利伊斯·戈尔布诺夫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西斯脱·杜兰·巴连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西斯脱·杜兰·巴连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西斯脱·杜兰·巴连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杜兰·巴连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领导我们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的工作。

同样,我要向秘书长表示祝贺,他在国际社会经历重大变革时,在国际社会需要象他这样一位经验丰富和才华横溢的外交官担任此高级职务时,担任了这一重要职务。他接任了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职务,德奎利亚尔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拉丁美洲人,他以新时代所要求的极大效率履行了秘书长的职责。

我担任我国总统不久就来到这里,这肯定被视为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我们非常重视联合国及其各项原则和工作。联合国的工作越来越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确实非常宝贵。它的工作基本上是维持和平,当然,还要实现全球各国人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第二项任务对厄瓜多尔来说特别重要,我国正在努力克服不发达并正努力

为其人民特别是绝大多数人民创造象样的生活条件。为此,我们已经开始调整国家结构,我们已经制订若干经济措施,这些措施要求我国同胞作出牺牲,但不久将产生积极效果。

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目前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在失望和希望之间摆动。似乎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竞争的终止,我们希望这将把我们引向各国间更加真实的理解;随着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影响的削弱,我们希望这种影响将让位于国际均势,使我们能够共同前进,实现普遍、稳定和持久的和平。

这个情况说明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即在国际生活中,对人的尊重已经成为最高优先事项,人类已发现自己升华到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高度。但是,尽管在世界某些角落仍然存在着间断现象,要继续享有这一地位,各国就必须对无条件执行在各个层次加强这一收获的宪法和公约准则不断作出政治承诺,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谈到人权,我国政府坚定地,义无反顾地决心在国内和在国际上实行充分尊重和捍卫人权的政策,这些权利同人类的尊严相一致,是对人类精神的赞颂,也是对其超自然价值观念的明确承认。尊重人权不是各国政府对其人民作出的通情达理的让步,而是民主和文明生活的不成文和固有的义务,它的反面是野蛮,一些人否定另一些人,少数人利用社会为了共同利益所赋予他们的权利,歪曲共同利益,并使其成为人与人对抗的最大罪恶。我国政府将使用各种手段,防止这种无耻行为。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从团结的概念出发,不仅强调促进人权,而且还着重给需要援助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正在谋求更加有效的机制,以便向地球上暴力或自然灾害继续滋生饥饿和失望的各个角落提供此类援助。

我们正处于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上合作绝不能同具体的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一体化是而且必须是最好表达人民希望的语言,但尽管如此,我们仍面临着使经济关系无法自由行使国际自由贸易原则的立场,发展中国家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也没有得到支持,我国政府正在并将继续根据一项计划为有效实行国

际自由贸易原则作出努力。

这一新路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巨大的国内努力,而且还取决于必要地调整国际团结理论,国际社会作出真正、真诚和有利的反应,工业化国家对根据双方都可同意的条件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外债问题的必要性予以理解,最不发达国家的负担是另一个严重的困难,使这些国家无法进行发展和实现更好的生活水平。如果就缓和这一问题的机制达成协议,那将是大有希望的。这个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财政问题,现在没有人否认这一问题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在这些机制中,那些旨在把外债转化成投资的机制,特别是在发展项目中,幸运的是,这种原子威胁的阴影正在消失。这些协定和承诺用新的眼光看待人类命运,目的是消除核武器,并且是希望的源泉。与此同时,这些协定和承诺可成为我们通过避免大量浪费资源帮助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开始同最需要帮助的国家进行坦率合作的进程,以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工具。

尽管取得了这些积极的进展和作出了这些保证,我们仍然对未来有些顾虑,因为过去二年的历史性事件所产生的新局势未能预防区域流血冲突的爆发。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制造了用极其暴力的手段分解国家的现象,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将发生新的灾难和痛苦。

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人类的共同义务。世界从实际上和以人类关系来说,已经缩小。某个国家的问题以种种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因此我们需要本着团结精神采取补救行动。

同时,在包括数量有限的国家的经济强大世界同包括人类大多数的发展中世界之间的差距的老问题继续恶化。发展资金普遍不足,有必要在全球基础上作出决定。此外,资金不足意味着所有国家必须承担公平的负担。穷国没有帮助就不能摆脱贫困状况,它们就无法享受有尊严的生活,摆脱不安全和贫困的恐惧。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坚决支持召开一次有关筹措发展资金的国际会议,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许多急需获得广泛经济援助的国家的负担。

让拉丁美洲感激不尽的智利人费利佩·埃雷拉曾经说到“紧迫的神秘感”，我们必须恢复这种神秘感。今天我向他表示敬意。社会问题是紧迫的，我们必须催促国际组织相应地提供资金，并且在此方面根据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表现出灵活性。

我们深信，以透明、非歧视方式和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国际贸易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力量，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重要。一个矛盾和严重的现象是，提倡消除贸易壁垒最起劲的国家保持、甚至制造新型的保护主义和歧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难以进入其市场。例如，目前香蕉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所有这一切正发生在我在发言一开始所提到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中。

在1962或1963年，作为泛美开发银行的代表，我在这里谈到社会问题。我相信，联合国必须再次地紧迫地注意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只有满足人类需要时才是重要的。现在应更好地了解所有重大社会问题，以便使联合国能够拟订一项国际行动纲领，作为它决定召开的社会问题会议的基础。

同持久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保护由于其对国家或国际的影响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为确定保护世界环境的基本普遍原则采取的第一个国际步骤。自1972年以来，为制止对土地、海洋和空气的污染并防止沙漠化和乱伐森林以及其他类型对生态的破坏作出了重大努力。

然而，现实的约束使之有必要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导致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个里程碑事件的基本目的是要就某些旨在停止环境不断恶化的方案达成协议。让我们希望，那次会议的结果将普遍地有益，并将有助于保证人类未来的发展和福利。我国政府准备采取行动，改善本国的环境，并对保护自然的世界性努力作出贡献。

但是，我必须强调，尽管对环境恶化负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负有特别的义务，其他国家却被要求作出牺牲，限制它们利用其自然财富的合法权利。必须谋求适当的共同补偿，特别是以财政援助和技术合作的形式补偿。

厄瓜多尔已成了毒品贸易的过境国和行动桥头堡，我国认识到，毒品贩运、洗钱

和有关的罪行对青年人特别有害,威胁民主,产生了一种不自然的经济,并且首先损害了国家的道德价值。我们谴责所有形式的毒品贩运,尽管我们尽力同其作斗争,生产国和消费国必须分担责任。因此,我们支持哥伦比亚总统在本讲坛上及时提出的倡议,他建议根据这一问题的极端紧迫性筹划并召开一次联合国非法毒品会议。

悬而未决的极其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人道主义和生态问题继续是不稳定的根源,这些问题中包含了损害国际关系和甚至造成冲突的种子。

WG

出于这些理由,安理会请秘书长起草一份恰当地称之为“和平的议程”(A/47/277)的特别报告。

作为对联合国过去所作的努力--无论是加强国际安全,促进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或是促进使用确保和平解决争端的秩序方面的努力--的新贡献,并以维护和平为经常目标,秘书长提出的这个新议程有一些创造性的方面,并提供了一些可供各国考虑的创新性的供选择的办法,特别是他恰当地称为“预防性外交”的办法。象一句众所周知的俗语所说的,“防病胜于治病”。我国有深刻热爱和平的天性,并恪守和平共处的国际原则。我国支持秘书长的这个恰当的新建议,这无疑将使各国认识到实现谅解的新机会和解决其争端的有效办法。

和平并不是通过希望彼此和平共处的简单愿望就可以获得的:在尊重《联合国宪章》根本原则的情况下进行真诚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获得和平,必须使全世界认识到,只有通过共同福利和各国法律作出真正贡献,通过扩大联合活动以及通过国际正义和公平,和平才能发展和建立起来。只有这样和平才能成为各国人民的和谐发展及其安全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政府就职几周后,我来到大会这个讲坛,以不仅向世人说明我国对世界局势的一般看法,而且向他们说明我国在其国际政策中一贯实行并将继续实行的原则,并同时重申厄瓜多尔决心最果断地和全心全意的对在所有人之间建立永久的建设性和平作出贡献。

厄瓜多尔人民热爱和平,并相信正义。我国政府真诚希望与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保持友好关系;这当然是厄瓜多尔的根深蒂固的感情的自然结果。从历史上讲,这种感情自从共和国诞生以来就得到表达,并且是共和国性格的一部分。

如本大会的各位代表已经熟知的,厄瓜多尔真诚地决心解决它与秘鲁之间的领土问题。两国政府首脑之间开始对话是在这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个行动克服了政治禁忌,这种禁忌使厄瓜多尔人与秘鲁人无法在对无视合法民族利益的情况下融洽、坦率和建设性地讨论这种局势并研究积极联合发展的明显机会。

我高兴地通知这个世界讲坛,我决心在处理与秘鲁的领土问题时--这个问题多年来是两国之间猜疑、关切、但又甚至不和的来源--着眼于在正义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以合作和致力于我们两国贫穷人民的发展改变过去的互相猜疑。

我们两国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公正、体面和现实地解决领土争端,这将意味着一个真正的经济一体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政府就职的第一天,我就在阿尔维特·藤森总统先生在场的情况下说,厄瓜多尔将继续坚持在和睦和彼此尊重的气氛中,在四个在过去50年中就这个问题与厄瓜多尔和秘鲁有密切关系的国家的帮助下,以及在尊贵的约翰·保罗二世宗座的参加下,坦率和明确地表达其看法,以尽快研究解决这个领土争端。这将使厄瓜多尔和秘鲁能从太平洋向亚马逊伸出友谊之手,亚马逊河就是从吉多出发的探险队发现的。

事实上,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利坚合众国都了解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的领土危机,并看到我国作出牺牲和受苦的困难时期;它们了解我们两个共和国形成历史,及其在独立时和随后年月中的不幸。它们了解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源和历史,了解我们的权利和那些形成我们历史的事件。由于这些原因,这四个姊妹国家注定以非常特别的方式为寻求鼓励厄瓜多尔和秘鲁一劳永逸地克服其领土问题并使它们能以远见和勇气谱写其共同历史的公正和创造性的建议作出贡献。

关于教皇宗座给很多国家的协助和帮助我还需要说什么吗?他一贯遵循其在各国政府与人民,特别是那些敦信基督教的政府与人民之间实现和平与谅解的使命。

根据他在“百年文告”中所表示的开明思想,他敦促我们采取具体步骤建立和加强旨在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国际结构,并提醒我们,仲裁是解决冲突的一个适当方法,否则这些冲突使各国不必要的彼此隔阂。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前任罗德里戈·博文哈总统非常正确地在这个讲坛上建议,教皇宗座应该提供他的最宝贵协助,这种协助无疑将具有重大意义。秘鲁总统在1992年1月对厄瓜多尔进行正式访问时,在谈到一个不同问题时也以不同语言强调了教皇宗座的合作的极大重要性。

在今年8月10日我给我国政府的就职文告中,我承认,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可能与秘鲁政府和总统的观点不同;但正因此有必要在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进行坦率和真诚的对话--这个对话由于有四国的兄弟协助以及圣彼得的继承者的协助和帮助而具有更大的意义。

最后,我国政府和我国比以往更加确信联合国在人类的各个重要领域中所作的重大贡献。我本人荣幸地回顾,我父亲是厄瓜多尔共和国首先驻联合国大使,当时联合国在旧金山刚起步。我国政府相信,最近占有突出地位的在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和彼此谅解的崇高目标最终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结果以使世界在进入21世纪时富有活力,而国际关系能在各国人民的法律、正义和持续发展的指导下得到改革。

我确信联合国通过坚决地为这些利益服务将使我们大大接近我们所有人如此希望达到的这个目标。让我们开始走上这条新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西斯托·杜兰·巴连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爱德华·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的讲话。

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爱德华·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陪同下走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爱德华·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谢瓦尔德纳泽主席(以俄语发言):通常,人们不在这一讲台上谈个人自己。我承认,我的情况使我例外。恰好两年前,我在这里结束发言,离开了这一讲台,当时我以为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已预见到我将失去苏联外交部长的职务,我也预见到,险恶的变化将要来临。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又一次重读了那篇讲话。我认为,这篇讲话的思想今天仍然在效。这些思想帮助我作的预测已为目前的事态所证明。我当时曾说,苏联所有各人民都将登上政治舞台,重新使用他们古老的民族名称。

所有这些人民,包括我国人民,都经历着无情的经济危机的打击,我当时也曾谈到这点,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有能力减轻这场经济危机的副作用的国际机制。

我当时曾说到,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舞台上将出现新的邪恶份子;争取走民族道路的努力的失败将引起混乱,产生新的专制政权。在预测将出现新的武装冲突的威胁和大规模劫持人质及恐怖主义扩散的威胁之后,我得出结论:必须建立在联合国主持下运作的区域结构,即安全结构。

即使在两年前,我已清楚地感到必须从理论上思考当今世界的新的现实,重新审查关于我们在国际和国内领域关系的老原则,制定出新原则。

当时我作为一个强国的外交部长发言。相比之下,我现在所代表的国家小而又小,然而,大小的突变并不减少问题的严重性。在地球上那个被历史钉上地理政治十字架而名叫格鲁吉亚的一小片土地上,令人无法理解地同时出现了老帝国输入其遗传密码并不断产生的所有各种灾难与矛盾,虽然帝国已经死亡,但这些灾难与矛盾却继续折磨我们。我曾经想到、谈到、预测和估计到的每一种情况都在我国格鲁吉亚发生了。而且,这不需要超人的洞察力,只要了解你所打交道的制度就行。一位伟人曾经说过,预言未来的重要事件并不比正确地猜测过去难:如果过去的世界留下痕迹,那么,按照逻辑,未来时间应有其根源。

那个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1991年8月,有人曾企图用这套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方式拯救这一制度:搞阴谋,藐视法律、使用武力。我曾多次告诫可能发生政变和极权复仇主义。如果能从这些告诫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现在就不会面临一个大国混乱的崩溃,可是比较不痛苦、可控制地向一个新的状态过渡,即组成新的国家。临终挣扎之迅速和解体的速度使国际社会感到意外,措手不及。国际社会现在看到从暴露的根茎上正衍生出新的暴力,新的灾难。

格鲁吉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在这里,帝国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专制政权。这里挑起了若干种内部冲突,分裂主义威胁着使一个小国解体,它的历史领土分裂为侏儒型国家。最后,这里同其他任何地方不同,存在着现有的国内冲突同邻国的冲突相汇合,发展成为以民族或宗教为界线的地区性,甚至大陆战争的极大危险。

象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格鲁吉亚也是以武力被纳入苏联的。这种武力是一种意识形态激发的。这一意识形态把阶级斗争的利益置于人类共同目标和民族价值之上。由于这一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形成的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性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被依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线重新划定、分配。这样形成的国家、政治、行政和领土结构本身就包含着各共和国内部和之间的不满、长期郁积的敌对和潜在冲突的种子。

这就为我们的未来埋下了定时炸弹。当意识形态的威力和强迫压制使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社会成为一体时,炸弹就在边上。一旦这一威力被消除,它就爆炸了。今天,一连串巨大威力的爆炸使得一些国家整个遭到摧毁。

格鲁吉亚也受到威胁。格鲁吉亚建国斗争史跨越许多世纪。许多世纪以来,这一斗争一直伴随着独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对其信仰和语言的捍卫而进行着。公元337年,作为国教的基督教使这一国家走上了建立共同边界、实现统一的道路。格鲁吉亚在十一和十二世纪时成为西亚的一个强大国家,在国内和其他各国建立了文化中心。

如果漏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对格鲁吉亚的描述就会不完整。那就是,自远古以来,作为人员、思想和文化流动的一部分,格鲁吉亚把种族和宗教尊奉为其生活方式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被迫与最强大的外敌进行战斗时,格鲁吉亚没有仇外心理或宗教狂热。在其首都第比利斯,在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们可以看到一座格鲁吉亚正教堂、一座亚美尼亚格里历教堂、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路德教堂。自从四世纪以来,格鲁吉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伊斯兰教也在一些历史上重要的省份扎根。在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敌对或不和,没有任何人被剥夺按照其信仰或传统生活的权利。

对我们大家都不幸的是,历史的枪炮和弓箭从内部和外部摧毁了这一统一。现在,类似的事情又在发生。我认为有责任提请各位注意高加索地区现在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严重的种族间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紧张局势的温床。

这一新的震波源是当今政治趋势主流的一部分:全球对抗分解成区域对抗。这一分解的形式是大规模武装冲突,如欧洲一些国家、德涅斯特河周围、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和中亚正在经历的冲突。

这一思想真空憎恨其自己的空虚。我们早就应该开始思考和研究从波斯尼亚到塔吉克斯坦,包括高加索这一大片地区发生的事件,以找出其原因。在这一广大地区或其他地区生活的有头脑的政客、政治家和平民,不管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有义务禁止这一极其危险的进程。不管什么形式的原教旨主义点燃和煽动的大规模冲突造成的威胁太严重了,不容忽视。当狂热被布尔什维克原教旨主义者利用时,危险就更大了。

新的冲突虽然有各种起因,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尤其是,他们都是在许多因素同时或分别起作用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这些因素包括各种族混居、各种宗教和派别、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动荡的政治历史。

在高加索,除了该地区所具有的这些共同因素以外,还必须加上其地缘政治形势的特殊性。作为强大地缘政治力量的汇聚点,高加索自远古以来一直是南方和北

方、基督教和伊斯兰之间的缓冲区。这是他们为实现其理想和利益而争斗的战场。

苏联的解体给新的争斗打开了缺口,由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薄弱,高加索地区新建立的国家不能添补这一真空,为其自身安全建立可靠的保障措施。除了外部力量以外,各种内部组织正试图对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分裂主义和最近甚至以宗教为幌子,利用这一真空,并有一套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安排。

所谓的高加索山民邦联的活动藐视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从某种角度证明了上述观点。这一不为任何国家服务、非法的、本质上公开奉行恐怖主义的军事化组织违背为高加索地区人民及其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的意愿,鼓动使任何手段,包括大规模恐怖行动;宣布我国及其首都为灾难区;派遣以志愿者为幌子的雇佣军和恐怖主义杀手进入我国。就在我们的眼睛底下,战火正在燃起,而且现在在被吞没危险的不仅仅是格鲁吉亚。

就在我们的眼前,新的战火在燃烧,不仅仅威胁格鲁吉亚。从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与共产主义后世界其他“热点”相比,高加索冲突的风险更大,因此,高加索冲突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危险更大。

格鲁吉亚处于高加索问题汇聚的核心。正如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样,格鲁吉亚的生命、国家及其存在又一次处于危机之中。面对内部和外部力量错综复杂的作用,我们正努力执行一项积极的均衡政策。在国内,我们的政策是民主变革、民族和解和平解决冲突,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与该地区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

我们感激历史上的邻国:感激与我们签署了友好条约的土耳其,感激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与我们发展友好交往的伊朗。我们与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和乌克兰人民建立的悠久联系为我们为各国利益进行密切合作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对我们--而且不仅对我们--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是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协助我们为了解决格鲁吉亚-奥塞提冲突建立了机制。俄罗斯已经两度证明了我国领

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性原则,现在已经加入了和平解决在阿布哈兹的另一冲突的进程。

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俄罗斯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因素。极权复仇主义力量对俄罗斯的威胁是对我们大家的威胁。目前,在逐渐公开化的针对格鲁吉亚的阴谋中,俄罗斯的棕红色反动派与极端原教旨主义者、土生土长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站在一起。世界必须清楚这一点,并且有责任帮助加强俄罗斯的稳定与民主,从而既帮助我们,又帮助自己。

这就是我们政治生活的事实。这也是我们一直试图建立一项进行磋商和寻求一致的外高加索机制的原因。我们提议,我们应该开始在黑海-高加索地区建立一项集体安全体系。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赞赏土耳其的倡议。我们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为预防冲突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而设立的新结构。我们的大门对欧洲或世界组织的调查团开放。

MJ

然而,在今天这一点是不够的。冷战的结束将发展一项更为有效的全球安全体系的需要摆上议事日程。事件发生的速度超过了我们;欧洲进程已经落后,对变革时代的挑战作出其反应非常迟缓。联合国对世界不同地区的重大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在前苏联发生的变化--作出反应的速度也是非常迟缓的。

我们欢迎秘书长提出的旨在使本组织更富有活力并能对今天的需要迅速作出反应的大胆倡议。他的“和平纲领”(A/47/277)报告非常正确地提出了联合国多层次地处理当代世界各种问题的办法。一个权威性的独立委员会已经建立以审议本组织在目前条件下的作用,这是一件好事。

当改革变得如此必要时,就没有必要害怕改革,尤其是我们认为,在新近独立的国家中维持和平和建设国家这两个相关的领域内改革是必要的。对这两个领域,我愿提出一些建议。

我的第一个建议涉及建立一个用于监视、防止和解决内部冲突的全球性监视网

络。派驻在“热点”和地区分局、使团和新闻中心的联合国特别观察员将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事件并作出具体的反应。这种机制应该建立在冲突发生的区域；对于我们高加索地区来说，它可以建立在联合国第比利斯办事处。我们也要建议扩大欧安会负责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的使命，以便在需要时它能向秘书长以及本组织的人权委员会作出报告。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必须尽快加以落实。负有相同使命的类似机构也可以在其他区域组织内部建立。

联合国需要一个特别机构搜集和处理潜在种族冲突的情报并就此得出结论和提出建议。其另一个职能将是在冲突局势处于酝酿时期尽早作出预报。

国际法庭也可以参与审议各种冲突。

必须以新的眼光看待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和能力。我们不至一次地提出了军事参谋团是否不应该更积极卷入这个问题。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但“热点”的数量在增长，如果安全理事会要想根据《宪章》充分发挥其职能，它就不能没有这个参谋团或另外类似的机构。

应该使联合国会员国负有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即将发生的冲突的义务。未能履行这种义务必须受到制裁。我们承诺向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就保护人权和少数民族领域的状况、以及就本国内或本区域内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危机局势提出年度报告。

这一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信息。竞争扩展到报纸和无线电波，拥有最先进技术、最充足的财力以及最大方便接近新闻媒体和新闻人员的一方将占上风。结果是公众舆论变得偏袒一方和缺乏事实根据，而这一点只是战斗的一半。最糟糕的是这种新闻媒体的游击战培养了滋长冲突的土壤并使这些冲突更难以解决。我们认为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建立传播客观信息的中心。

我的第二个建议涉及难民问题。种族冲突的发生在成倍地增长：现在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数目。谁也不知道需要哪些资源来帮助他们，不知道我们在难民返回家园的时候应该先作些什么以排除发生新的冲突的可能。在此也需要建立观察员制度，

也需要建立一个援助组织,规模比我们现有的要大,不仅能够提供物资支援而且能够使整个过程更易于管理。我们认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需要彻底改革。

我的第三项建议是,应该对军火扩散进行普遍和全面控制。极权制度下滋生的种族秘密团伙正在汇集所需的庞大基金以获得武器,并唆使士兵参加敌对行动以及秘密地把物资转让给非正规军。新近独立国家的国家全部队和执法机构正在被这种普遍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所压倒。我们所需要的是国际快速部署部队——‘一种蓝色贝雷帽的国际警察组织’——一个独立的裁军监视机构以及设立区域军备登记。

我的第四项建议涉及国际法律思想、理论和学说发展领域内的联合国快速部署部队。传统的法律指导体系毫无希望地落后在地理政治突飞猛进的变化之后。世界正面临着武断和单方面解释一整套得到国际承认原则的问题。武断、任意宣布主权实际上导致侵犯国家领土完整并破坏其边界不可侵犯性,也使大片人口群体变成二等公民;它也已经造成、并且将要造成众多流血冲突。

不幸的是,当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相结合时不仅对国家也对法律体系造成毁灭。分裂主义运动的首领们大肆曲解规则以致于使规则变成一种讽刺。如果不制止极端分裂主义,所等待的是一个分裂和崩溃的世界,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将持续到二十一世纪。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为使一些原则绝对化而牺牲其他的原则。如果一个团体走向自决却似乎看不到多少世纪以来与他们一起在同样的土地上生活着而实际上不可能被移走的人民,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这就是解决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问题。

每一种抱负、每一种宣称、每一种标准和范畴都必须用人的政治尺度来加以衡量,其优先顺序在于每个公民、每个人——不管其国籍、种族、语言或宗教——的权力平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不仅少数民族需要使其权利得到保护,对占大多数的公民也是如此,不管这点听起来多么矛盾。否则,我们也许会面临新型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专制,就象我们在阿布哈兹冲突区所发生的,那里的少数将其意志强加于多数之上。

这一点怎么会发生的呢？这里我们所碰到的是出于自私自利而歪曲法律的典型例子。由于一项歧视性的选举法，构成不到总人口18%的一个民族的选民们向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议会派出的代表，比占当地人口一半以上的另一个民族选民派出的代表还要多，而其他民族团体的权利也正在受到践踏：与选举乔治亚、俄罗斯、亚美尼亚或其他地区的一位代表相比，选举一位阿布哈兹代表只需三分之一的票数。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这种法律上的极端主义导致走向严重的对峙。反映了少数极端主义一翼情绪的统治精英正以严厉的、单方面苛刻的方式进行统治，甚至将自古以来就是乔治亚的领土夺走。

LH

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得知，分离主义拒绝对话和妥协。它不要会谈，拒绝合理的政治方法，甚至回避实施它已同意的内容。它篡改含义，将侵略和占领称作“军事小分队在我们本国领土上的调动”。这怎么可能呢？而且是在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领土上，在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曾经生活、仍然生活和将要继续共同生活的地方？

不久大会将审议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宣言草案。我们将支持该草案，正如我们支持欧安会相应的决议一样。然而，我要再次指出，任何此类文书还必须有一项条款规定少数民族在维持他们所生活领土的稳定和平方面所应担负的那部分责任。

现在还应制定法律主体享有自决权的更加确切的标准，开始对任意解释和行使这项权利方面所涉及的事实进行独立的专家审查。

我的第五项建议涉及这一事实，即如果不设立在经济方面支持新兴民主国家的更加有效的机制，上述任何建议都行不通。我这样说丝毫无损于我对欧洲和世界金融机构的感谢；正是由于它们我们现在仍然活着。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经济正处于灾难边缘。生产再下降近三分之一、缺乏燃料和原材料、它们的价格无节制地上涨、传统供应商和市场的丧失以及即将出现的大批人的失业就会限制民主转变。

我向大家强调指出：前苏联各共和国骇人听闻的经济危机将在全世界产生震荡反应。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一场巨大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价值观从民主转变到铁腕统治也是不可避免。世界将为此付出比现在的代价高。让我们想想我们如何防止这种情况，让我们想想我们可以努力建立何种可靠的国际经济保障制度。

十分明显，在各国际组织，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世界的主要大国不参与，那很难谈得上世界经济稳定和一个单一的世界安全地区。安全理事会绝对必须对事态施加真正影响。我以前曾站出来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目。现在苏联已解体，力量平衡发生了转变，我们需要致力于找到常任理事国的最佳组成结构，以提高安全理事会对世界经济进程，而不止是对经济进程的影响程度。德国和日本这样的经济巨人的作用必须得到重新考虑。

我要顺便指出，有人预见，美利坚合众国自命在新的情况下担任某种特殊角色，从而使它能够将其愿望强加于世，这些预见并未证明是准确的——我在此想到的是主要的根本趋势。这个伟大国家平衡的外交政策并不违背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有助于维持有利于和平和稳定的平衡。我们希望美国将继续在极其复杂的新情况下，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保障和平、秩序和平衡。

在向新兴民主国家提供物质支持时，联合国不能袖手旁观。在此我们也需要快速部署部队，这次是经济部队。联合国完全有能力更加有效地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协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区域和国际机构的活动，以便更充分地支持已开始建立民主社会这一极其重要进程的新国家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

我的第六个建议是，我们完全有义务在国际法体系中增加一个新文书，其中涉及追纠煽动大规模混乱、政治暴行、劫持人质、恐怖主义行为和任何种类的封锁，包括经济和政治封锁的人的个人责任。我们这个动荡时代使这些人跳了出来。小人物起来反抗全人类。这在以前曾发生过，但是世界从未象现在这样面临许多“弥赛亚”在其人民遭受现在这样严重的痛苦时要巩固他们的权力。小人国人捆住格利佛——这就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实。

我现在谈谈我的第七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建议。我至此所说的一切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对和平和安全的共同责任要求我们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和生态领域协调我们的共同努力。应该在以下4个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层次对付这些领域:国家间、区域、超区域和世界范围。只有使联合国找到支持新兴民主国家形成的途径,第一个层次才能建立。假如进行区域合作的各国一致认为它们的利益是一致或相近,第二个层次就能建立。欧安会、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以及黑海盆地各国的联盟等组织可构成第三层次的基础。第四层次要求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相交往的协调制度,主要的协调者将是联合国及其机构。

在我眼里这个讲台一直显得很高。世界曾经愿意倾听一个大国强国代表的每个字,而无论这个字会是什么;甚至在那时我也感受到这个讲台很高。世界愿意倾听一个大国代表的每个字是强国的特权,但我确实曾经努力使我的话听起来象是带有善意,而不是邪恶。现在我代表一个弱小国家发言,我但感觉到这个讲台更高了,以及对我的祖国来说,它是多么重要的生命线。

在我现在站在这个讲台上时存在很大危险:在我国情况确实很糟。仇恨的炮弹在那里频频爆炸。这些炮弹是要摧毁我们以民主方式建立一个象世界开放的诚实的正义国家的政策。今天在议会选举前的竞选时期,这些炮弹更加可能爆炸。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人民必须在议会选举中要么赞同,要么拒绝我们民主和自由政策。

然而我来到了这里是为了使格鲁吉亚不丢掉它现在所拥有的唯一机会,以向世界讲述它的希望和愿望,证实真象并驳斥谎言。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我能够再次重申我信守我向国际社会所说的每个字。规模缩小了,地平线靠近了,这又怎么样呢?我是按照过去所有这些年来我曾挺身捍卫的同样的原则思考、说话和行动的。

最后,这将是我最后的个人表述——我非常非常怀念与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我已违背了规则,但情况是一个国家愈小,它越需要公众的注意。

我感谢大家听完我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刚才所作

的发言。

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爱德华·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FP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莫拉夫奇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我祝你获得巨大成功,并向你保证予以充分合作。

我要感谢你的前任希哈比先生指导大会在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取得成功。

过去的一年进一步削弱了关于冷战的结束将有利于迅速和有效地解决在战后期间形成的各种问题的幻觉。这是使人清醒的一年,我们在这一年中参与了逐步熟悉可能情况的进程。有时我们看到在一阵子狂喜之后出现极度悲观的情绪和缺乏信心。

虽然两极化的时代已经过去,民主正取得胜利,然而很多冲突仍然未得到解决,新一轮冲突正在开始。除我们多年来经常但却未能成功地处理的冲突之外,我们现在正看到大量的各种战争。冲突地区越来越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外尼斯特里亚、南奥塞梯、阿布哈齐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主要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新的暴力象征。

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欧联盟和欧洲理事会,尽管尽其一切值得赞扬的努力,却未能施加有效的压力以确保这些悲剧得到理想的解决。在这方面,公众和大众媒体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和焦虑,而且不满意并加以批评。质疑作为适合于处理冲突的工具的各国际机构的作用已成为例行之事。让我们坦率地对待这一点:我们面临着一个信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解决它,就将事关重大。*

* 副主席切廷先生(土耳其)主持会议。

有这样一种危险,即1990年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挑战--国家地位与民族地位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无视有效的国际规则的世界政治的一种现象。尤其在这方面,各国际机构在保障这些进程将在民主和尊重普遍和文明的人类价值的基础上发展方面可以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

然而,通过向各种国际机构挑战来开始寻求解决方法,是一种错误。决定通过反对《宪章》所体现的其创始者的智慧来根本改变并重建联合国,也将是一个错误。关于重振联合国需要的不是改动《宪章》,而相反却是充分执行《宪章》的宣称,常常被认为是一种陈词滥调。我认为它不是一种陈词滥调,而是一种明智的办法,它表明不是僵化,而是一种充分利用《宪章》的政治潜力的意愿。

确实,《宪章》未明确提到毒品、有组织的犯罪、艾滋病、债务问题或穷者和富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然而,它却包含着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当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为此,所缺乏的有时是手段,有时是资金,而更经常地是政治意愿。简言之,所需要是改变我们对待联合国活动中的优先项目的方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的报告--和平纲领--同我们见面。报告中所载的建议为有效地利用《宪章》的潜力提供了有益的指南。我认为,关于防止冲突的一节需要加以详细阐述,因为情况表明该领域中的活动将越来越成为多边外交的基本方向之一。

总之,秘书长的报告涉及到建立信任措施、实况调查、早期预报和预防性外交。我对这些词汇很熟,因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其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议上,坚决地把它列入其各种办法的清单。

提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使我想起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大会议程的一个新项目而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协调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活动。在这方面,我要举前南斯拉夫为例。有几次,我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身份,遇到了一些联合国的活动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活动重叠的情况。这种重叠自然降低了这些活动的效果。

我与联合国负责前南斯拉夫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塔迪乌斯·马佐维耶斯基的会谈,清楚地表明定期协调联合国的任务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方面,我要指出,联合国挑选马佐维耶斯基先生负责这个冲突爆发地区的人权活动,是一项出色的选择。

MJ

然而,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前南斯拉夫。和欧安会一样,联合国已经向纳戈尔诺-卡提巴赫及特兰斯尼斯特里派出使团。由于只是大概协调了所有这些使团的目的,因此怪不得冲突各方经常不理解这些来看他们并问同样问题的外国使团的目的。经常搞不清楚他们的区别。

今年7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为联合国和欧安会以及其他组织,如北约、西欧联盟和欧洲理事会之间改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此类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导致召开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伦敦会议。这是三大国际组织进行有系统合作的第一个事例,可以说是欧洲共同体、联合国和欧安会首次共同采取的行动。由于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也参加了伦敦会议,我认为该会议是各机构进行合作的松散体制的萌芽。

我认为现在应当认真考虑召开由联合国、欧安会、欧洲共同体、北约、西欧联盟和欧洲理事会共同参加的非正式的“妙计”会议以讨论国际组织联销系统的想法。关于联合国与欧安会协调的大会议程项目的目的不仅仅是确保产生一项决议。我认为,在本届会议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概念一级,可以在近期并根据中长期远景澄清协调的基本政治意义;在现实一级,两个机构的活动已经开始重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澄清“预防外交”和“早期预警”的意义肯定有利于联合国和欧安会。在欧安会,这两种说法已经具有十分明确的含意,由于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没有参加欧安会,因此它们或许想了解情况。

概念性的讨论还集中在联合国与欧安会机构的关系上,它们都是负有保护其会

员国安全任务的机构。由于欧安会所包括的区域从温哥华延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情况更是如此。

为了开始进行讨论,我愿代表我国提出一些想法。每当安全理事会想讨论欧安会职权范围内的安全问题时,应当邀请一名欧安会代表向安理会提供关于欧安会针对该问题采取的各种活动的必要情况或以其他方式促进安理会的工作。应当经常向安理会和安理会主席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通报欧安会的主要活动,反之亦然。

可以改善联合国和欧安会在人权活动方面的协调状况,例如欧安会定期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各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第三委员会的会议。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中心和欧安会华沙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之间建立工作联系呢?

此外,欧安会早期预警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高级专员——或许已经与联合国有些联系。的确,在适当的时候,这种联系甚至可以变成制度化的联系。从长期的观点看,欧安会人权制度、结构和机制可以成为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的工具。

我所建议的此类讨论可以消除没有参加欧安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担心,即赫尔辛基进程是使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差距制度化的精英俱乐部。

我们还必须确保恰当地理解欧安会及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的作用。在布什总统星期一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可以找到进行这一比较的最近原因,布什总统在发言中建议极大地扩大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职能。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概念与欧安会的不同,我认为他们有进行互补的良好前景。应当记得,北大西洋联盟和西欧联盟已经在此方面提出重要的建议。

我们不可能避免就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进行辩论。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危机要求我们真正地讨论这一问题。我没有必要重申我国政府全力支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因为在前南斯拉夫可以看到捷克和斯洛伐克“蓝头盔”,而且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为联合国在安哥拉、索马里和伊拉克的行动作出了贡献。为了产生实际效

益,应当每年讨论联合国与欧安会相互作用的问题。

在当今的世界中,联合国可以在军控和裁军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我特别想到《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当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开始实行时,联合国将发挥实际性的作用。

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讲到,“不必将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看成互相对立的趋向”。(第19段)这些话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时代的一个特色,体现了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历史经验,我愿与各会员国共同分享这一经验。

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国家自决权的概念促进了前奥匈帝国王朝的解体,因而开辟了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这发生在74年前。

但是,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概念影响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然而,它本应该承认,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民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主义的思想为世界上最接近的两个斯拉夫民族创立了一个共同的国家,影响了这两个民族间的关系。因此产生了具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并且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几乎在同时,共产主义通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错误思想将各民族束缚在一起。这注定要影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的经验表明,共产主义并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它只不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面。许多民族正在设法加入更大的经济实体和政治集团在欧洲和世界上寻求起新的作用。

我相信,就捷克斯洛伐克来说,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用新的联系取代现行的联邦模式。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可行的共存,不能建立在虚假和过时的观念上。捷克斯洛伐克因此准备通过设立一个共同的经济空间并继续保持两个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建立起两个具有紧密联系的主权国家。我们希望把欧洲一体化的因素引入两个共和国的关系中来。

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正在经历的进程,目的是为了奠定一种联合模式的坚实基础,例如在西欧民主地发展起来的并导致欧洲共同体的创立和发展的那种模式。

全球观念和民族主义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趋势,只要自决权伴随着同其它国家

更紧密合作的愿望以及有效地参加保障基本价值的国际体制——世界、特别是和平的脆弱结构是建立在基本价值之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不同制度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这中间，联合国可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最后，我要指出这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对联合国作的一次告别发言。很可能在明年1月份联邦将不复存在。因此，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将把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让给两个新独立的国家。我希望目前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会尽快接纳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会员籍，以表示他们对这两个共和国的理解，就象他们一直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的理解一样。

穆萨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希望转达埃及政府对保加利亚的主席的祝贺，祝贺加内夫先生当选大会主席和担任这一崇高职务。

我还希望正式表达我们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常驻代表萨米尔·希哈比先生的感激，他胜任地指导了大会上一届的工作。

此外，我要祝贺刚刚加入联合国的会员国。我希望他们有效的、建设性地参与本组织的活动，维护《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象过去历届以及未来90年代会议一样，本届会议非常重要。它是在无比迅猛的演变和变化的时候召开的。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正在形成。因此，大会本届会议看到的不是一种稳定的国际局势，面是不断演变和变化的进程的一阶段。因此很难确切预见今后的几十年对于世界的未来和世界的秩序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种不断变化的进程需要重申某些事项，在我们看来，这些事项构成了决定未来形象的根本。

变革的进程应该具有人的成分。进步与文明的出发点只能是对人、对他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不因肤色、信念或宗教而歧视。只有在尊重人的权利、文化和成就、在尊重其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变革和进步。

建立在正义和公平基础上的国际合作是健康的变革的基础，是朝着未来突破的

积极动向的基础。

在目前这些挑战的情况下,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北方和南方的集体的责任,他们应该承担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也分享成功带来的好处。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日益增加的作用需要审视它的成员资格及其责任范围,以便使它真正反映国际和区域性的力量。

在这个新的概念方面,国际关系在实质上应该是整体的,其内容是理智的,其范围是民主的。因此,如果这些关系要反映国际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利益,反映权利和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平衡的利益,这些关系的形成就需要集体的参与。

处于目前演变情况下的国际关系反映了对未来与命运之间关系的更多的了解和更广泛的承认。同样,他们反映了对于已有的和新产生的困难问题的处理不断走向现实主义。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消除猜疑的因素和沮丧的心情。相反,他们在许多地方、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加剧了这种心情。

GE

初始的变革喻示着全球军事对抗的缓和,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集中体现了历史上区域和种族紧张关系的遗传积弊,并把东西方争夺的方程式变为南北方向的方程式,南北之间的方程式尚未最后成形,因为这种方程式关系尚未有,看来也不会马上合理地处理富庶地区与匮乏地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巨大的历史不平衡。事实上,人们真正地感到忧虑,正在进行的变革进程如果不能在各方商定的控制下进行,便会使这些不平衡固定下来,使它们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特征之一,从而引起各种动荡与混乱。

当今世界的这些特点以及未来世界的各种迹象使人们对国际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方面受非正义和不平等支配产生了非常真切的忧虑。

这个开场白反映了第三世界的感情,埃及代表团接下来要讨论四个问题:联合国的现状;第三世界的形势;裁军;以及在中东、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和平努力。

使《宪章》的宗旨成为新时代的基石,从而按秘书长在“和平纲领”中所说的

那样,确保正义,促进社会进步并提高生活水平以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发展以及任何旨在实现稳定和和平的国际秩序的真正核心。

然而,在一个激烈的种族主义趋势重新抬头,整个社区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以及出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事务又要遭到外来干涉的迹象的时代,《宪章》的宗旨就不能实现,确保正义及推动社会及经济进步的强烈愿望就无法达成。

因此,秘书长计划中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解决紧张局势的最深刻根源——经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成为世界新时代的基石。在这方面,我表示强烈支持秘书长的声明,这份声明看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和理解。秘书长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人民和国家中一种共同的道德概念正在日益出现和扩大。这一概念反映在国际法中,而大多数国际法都是通过联合国的努力产生的。”

这段话涉及一个在我们看来应该加以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共同道德概念。

几十年来,世界一直为种族歧视的政策所困扰。现在我们有机会抛弃这些政策。然而不幸的是,其他种族冲突又爆发了,还有人呼吁种族纯正。这表明,世界仍然缺乏一个共同的道德概念,并缺乏合理妥当地发展这样一种概念的手段。

这种概念应当基于我们各个社会的共识,并应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经验予以制订。这一概念也应当基于对所有成就和失败的分析,以期评估现有人权文书所起的作用,并决定是否制订更多的这类文书或制订新文书来取代旧文书。

我们需要在世界上各种团体、文化和文明之间达成新的世界社会契约。这种新的社会契约不应当建立在某一种模式上,不管这种模式可能证明是多么成功,它应当建立在共同商定并考虑到各种社会内在特点的准则的基础上,以期通过多样化来实现团结制订最好的构架。这样,我们便能依据所有各方共有和赞成的概念确定

“尊重人权”——这一概念是所有各方都立约保证执行的。

我们呼吁建立的这种新的世界社会契约把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的各方连接起来,这种社会契约应当在新时代的架构中予以制订,在新时代中,无论是全球主义或民族主义、共性或个性都不应被视为相互冲突的倾向,而应当从和平演变、平衡和尊重《宪章》宗旨的观点加以讨论。

我强烈认为,呼吁订立新的社会契约是同“和平纲领”呼吁的预防性外交、参与缔造和平和推动维持和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秘书长6月份在“和平纲领”中提出的设想不仅反映了各种挑战,也反映了希望。

这一设想呼吁把联合国的作用从仅仅处理危机和解决冲突发展到包括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更为全面作用。这一设想体现了国际关系格局中目前正在出现的深刻变化的性质所产生的新形成的方面。

对这一报告以及对未来的这一展望的内在核心应当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这种讨论应当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各机构中进行,并在其他许多论坛上进行深入审查。这应当由各国和各洲的研究机构参加,其目标应当是达成一种可接受的方式,以满足世界历史下一阶段的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需要。

这一“和平纲领”燃起了希望并制订了具体目标。它的特点是,它并没有无视或忽略现实情况。它在可能的事情与想望的事情之间取得了平衡,并为实现使现有文书适应新的现实这一主要目标拉开了序幕。

国际社会接受甚至呼吁在解决全球和区域冲突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国际社会也呼吁联合国在防止战争和缔造和平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

从定义上来说,尊重联合国包括尊重其各项决议并动员集体意愿来执行这些决议,以便在必要时强制实现和平,或在有真诚的意图以及有关各方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

第三世界问题是我们在这一论坛必须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谈到这里,我

们发现正是这一问题使得全世界人民和国家聚集一堂。

在最近几周内,第三世界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不结盟运动范围内的首脑会议。昨天,苏哈托总统以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身份向大会详细介绍了那次会议。今天我要谈几点:第一,世界新秩序应当基于法律的坚实基础和《宪章》的原则,以及基于公平地分担责任和共同致力于合作与团结;第二,这一秩序的结构应当旨在实现和平和公正、安全和发展以及在国家一级和国际关系中实现民主,同时它也旨在促进个人和民族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MJ

第三,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应被削弱或受到破坏;第四,以和平手段通过不断地对话和谈判来解决争端;第五,和平和稳定取决于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同它们取决于政治和经济因素一样。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前景的日益暗淡对稳定,因此也就是对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六,支持就社会发展召开一次世界首脑会议以把人民和他们社会需要放在国际努力的首要地位,并提供一个机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诸多方面;七,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的世界象征有着独特的机会采取国际集体手段建立一个基于公正和平等的新的世界秩序。

这就把和平纲领和第三世界要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希望和愿望联系起来,通过这种作用它将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建立这种秩序不能也不应该通过强加于人或者胁迫,而是应该通过一个民主的进程,使世界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发挥作用并有发言权。这一点只有通过这个组织即联合国才能得以实现。

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有利于裁军并就其机制达成协议和实现裁军目的取得明显进展的潮流,这是长期以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实现的。由不结盟运动及77国集团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十分明确地表明他们决心把裁军问题,特别是核裁军问题以及把因此而节省下来的资源用到发展领域和取得社会和经济进步等问题视为优先问题。

今天,就在本届会议上,新的世界正朝着提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及使

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埃及是最早加入起草这个公约的国家之一并呼吁建立无核区及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埃及愿意向大会阐述我们地区对这个公约的看法。

首先,我们主张在一个国际公约的框架内为实现化学武器的裁军作出努力。这项公约将构成一个逐渐发展成导致普遍和彻底裁军,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裁军的一个全过程;第二,我们同意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公约的框架及内容;第三,然而,从我们地区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项公约不应该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作的有关努力分隔开来,主要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武器,国际保障和检查制度以及提供可信的国际保障;第四,我们已就在中东建立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提出了一项倡议,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其他运载系统。因此,我们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看法是基于这样一个总的框架之内的,也是其组成的一个部分;五,除一个国家外,中东的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都已经加入了国际检查系统或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此,他们对裁军进程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一个国家的例外情况也带来许多安全上的关注,特别是我们知道这种例外使得一个中东的国家不受任何国际的限制而拥有核武器。它还使得这个已经拥有大规模的军火武器库的国家进行导弹的研制,使得自己成为裁军进程框架内的一个很独特的例外。这就大大抵销了所有关于现行裁军文书的有效性,并威胁了整个地区甚至国际裁军的概念。它限制了这个地区国家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自由;第六,在这种背景下,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会议在9月中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以下几点,将其作为阿拉伯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的立场:一,完全同意考虑所有的裁军建议,只要它们能够通过以一个标准对本地区所有国家均适用的平等的义务而提供安全;二,重申完全支持从中东消除所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并将这样作为对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实现安全的最佳途径;三,愿意考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旨在建立这样一个区域努力的框架,只要那个例外的国家,即以色列,响应国际号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其核设

施置于国际保障制度的监督之下。

这就是我们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上的立场。这是一种持支持态度的立场，但是在地区级的一体化裁军进程的框架之内，以便维护中东国家的安全。这种安全由于在他们的地区存在着不受国际管制或法律义务约束的核武器而受到威胁。

仍然在中东这个地区的问题上，我愿意指出这个地区所处的阶段的特点是具有许多积极的成分也有许多消极的成分。

在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上，双边和多边的谈判正在基于以土地换和平方案的和平进程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框架内进行。这两项决议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范围内通过的。它们明确的规定，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得领土，因此通过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可以捍卫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规定所有这个地区的国家都有权利在国际保证的边界内和平地生活，因此也就保证了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安全。

实际上，伊扎克·拉宾先生的政府已经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驱散了疑团，为希望和乐观扫清了道路。这样也就为谈判奠定了一个信任的基础。这种信任因为原以色列政府采取的行动，以及前总理打算拖延十年的讲话就要被无限期地丧失掉。

然而，重要的不仅仅是谈判的气氛，谈判的内容也重要，特别是有鉴于阿拉伯各方，主要是叙利亚，已经同意同以色列一起搞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条件是后者遵守《宪章》的义务、国际法以及一致通过的国际决议。这些决议规定撤回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埃及已详细阐述了其有关全面和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观点。这种和平应以安全和正义的各种因素为基础，并符合如下诸项原则：

第一，整个阿以冲突有四个组成部分：领土、巴勒斯坦权利、整体安全以及和平范围内的区域性合作；

第二，实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必要性。因决议为以土地换和平这一方案基础上的谈判进程提出了可接受的职权范围；

第三,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并未改变这一事实。即东耶路撒冷是自1967年中以来被占领领土的一部分。对其适用的任何解决这一方案之原则也应该适用于被占领领土的任何其他部分。其未来不应只是单方面地予以取消和决定。因此,不论是从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的中期还是最后阶段来讲,它都是一个和平谈判的领域;

第四,解决方案要依照安理会决议第425(1978)号以及国际法律原则,应当是全面的,包括戈兰、加沙和西岸、约旦领土以及南部黎巴嫩。

第五,关于全面自治谈判所进行的中期安排应在不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决定其自己未来之权利以及行使其自决权利的情况下作出;

第六,1948年战争后所遗留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及1967年战争后的流离失所人员问题应根据国际法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本着诚意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基础上加以处理。

在新的国际关系以及将所有阿拉伯国家维系在一起的密切性文化和历史联系的背景下,埃及对中东之未来的看法及其与以色列的和平关系使埃及在和平进程中得以发挥积极作用并为谈判提供某种帮助从而满足安全理事会第242(1978)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取和平这一方案所提出的合法要求。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就先谈这些。

关于属于中东一部分的海湾地区,我们目睹了由于伊朗对阿拉伯岛屿之占领所造成的新的紧张局势,最近一例就是对阿布穆萨岛的占领。对这一发展,我们既不能忽视,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我们呼吁伊朗重新考虑其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立场,恪守友好睦邻原则,尊重国际法准则及各国对其领土所享有的主权,并将局势恢复到先前的状况。我们希望看到伊朗与阿拉伯人民的关系是友好的、兄弟般的与合作的。因为这些民族具有许多的共性使他们可以更加团结。

鉴于该地区出现的这些征兆,我们埃及对伊拉克各阶层人民之命运及其国土的各个方面均表示关注。所以我们在呼吁伊拉克政府遵守国际法律之规则和决定的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保障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的团结。同样,我们也支持科威

特在其国际边境范围内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在我们探讨面临当今世界之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非洲的局势。非洲大陆,尤其是非洲之角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局势急需得到国际社会对该大陆的高度重视。同时,那里的民主变革及其各国对整个大陆和区域性合作之必要所具有的意识使我们深信非洲有能力迎接这种挑战。为此,我敦促国际社会担负起实施90年代的非洲第二次工业发展十年之责任,以加速该大陆各个国家的民主过渡和经济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在消除种族隔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这些挫折的背景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不应受到种族极端分子的阻挠。南非人民已经开始行使其合法权利。不能让暴力或异教变节的事件阻止这一积极演变。我们有责任支持对话和谈判的进程,以便恢复在南非社会实现民主和无种族歧视所需要的势头。

最后,索马里局势所需要的远不止我们目前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应加倍努力以实现那里的民族和解。我们号召国际社会继续其人道主义的努力,同时也要求索马里各方抛弃缺乏民族意识的部落纷争和权力斗争,并担负起在各方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责任。

同样,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我们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与独立并且致力于阻止目的在于干涉其内政的任何企图以及对其人民所实行的“种族清洗”。这种做法反映出一种沿袭下来的种族偏见,智力上的愚昧以及文化上的倒退。鉴于南斯拉夫在过去对国际生活所作出的贡献,它的消失令人感到遗憾。但它却使我们有义务为尊重它所衍生出来的各族人民和各国家享有平等权利而努力,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在世界秩序中成为前南斯拉夫的继承者。大会也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

下述问题是我们在欧洲、非洲和亚洲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处在盼望世界出现稳定的门口,但世界又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在此过程中,其明天的地图有可能要重新绘制。混乱可能爆发,国家、各种族集团和恐怖主义分

子可能会诉诸武力,以阻止历史、文明与进步向前发展。但集体意志将打开通向联合国的大门,从而得以使我们能够选择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相互依存不受影响的更美好的明天。那时,我们将在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的原则和义务的指导下保护环境;尊重人权的更美好的明天;那也将是我们大家参与致力于实现我们所期望的21世纪的更美好的明天。

下午1点10分散会。